

彩云飞

台湾琼瑶

彩云易向秋空散，

燕子怜长叹，

几番离合总无因，

赢得一回憔悴一回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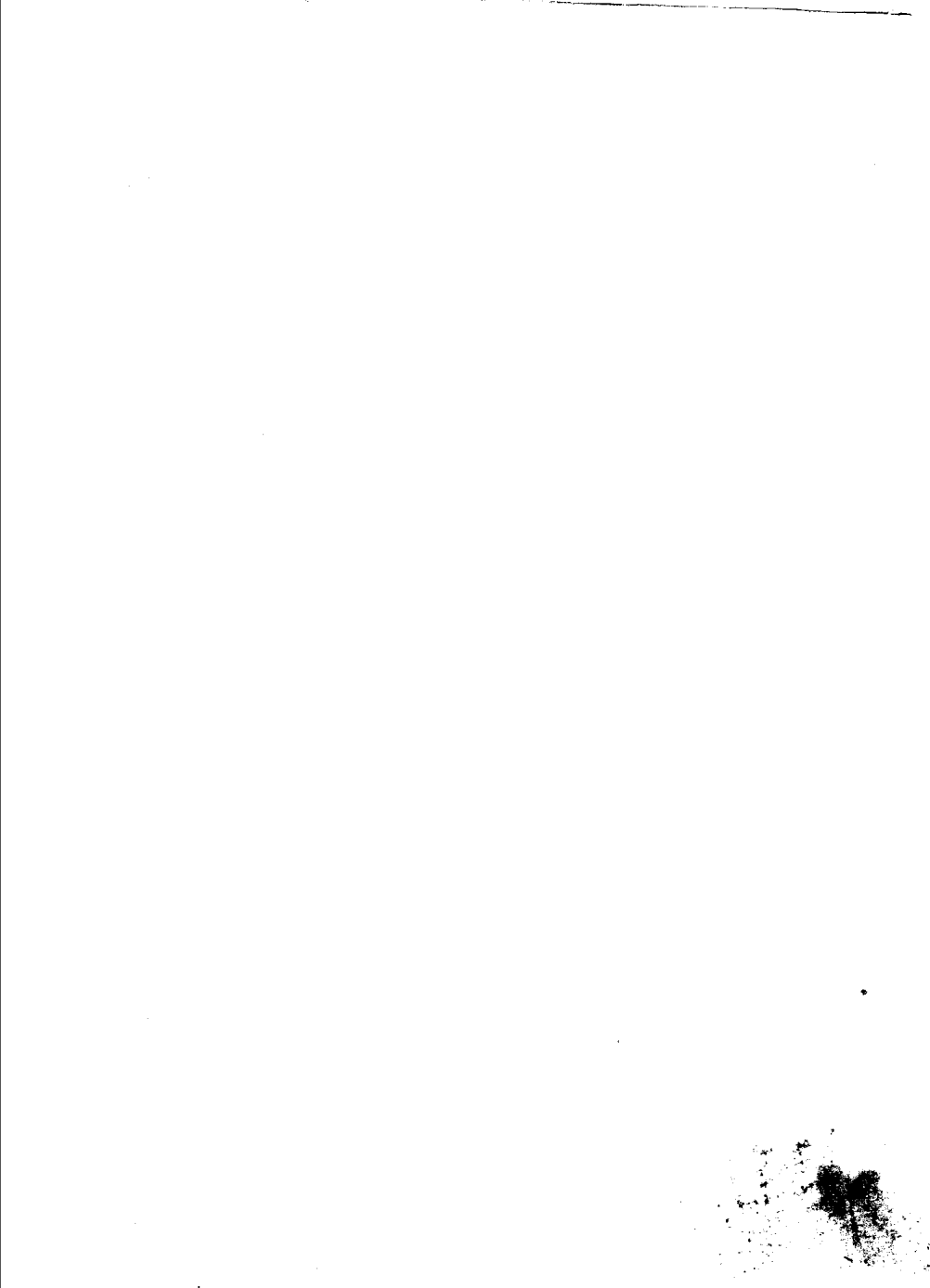
归鸿旧约霜前至，

可寄香笺字，

不如前事不思量，

且枕红蕖教侧看斜阳。

纳兰性德



第一部 涵 妮

风絮飘残已化萍，泥莲刚倩藕丝萦，
珍重别拈香一瓣，记前生。

人到情多情转薄，而今真个悔多情，
又到断肠回首处，泪偷零。

纳兰性德

冬夜的台北市。

孟云楼在街上茫无目的地走着，雨丝飘坠在他的头发上、面颊上和衣服上。夜冷而湿，霓虹灯在寒空中闪烁。他走着，走着，走着……踩进了水潭，踩过了一条条湿湿的道路。车子在他身边穿梭，行人掠过了他的肩头，汽车在他身畔狂鸣……他浑然不觉，那被雨淋湿的面庞上毫无表情，咬紧了牙，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前走着，向前走着，向前走着……仿佛要这样子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。

车声、人声、雨声、风声……全轻飘飘地从他耳边掠过去了，街灯、行人、飞驰的车辆……在他眼中只是一些交织的光与影，没有丝毫的意义。他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在他全部的意识 and 思维中，都只有一个人影：涵妮，都只有一种声音：琴声。

一连串的音符，清脆地，叮叮冬冬地流泻了出来，一双白蔷薇纤瘦的小手从琴键上飞掠过去，韩德尔的快乐的铁匠，德伏扎克的幽默曲，杜布西的棕发女郎，李斯特的

钟，马斯内的悲歌……一连串的音符，一连串的音符。叠印着涵妮的脸，涵妮的笑，涵妮的泪，涵妮的歌，涵妮的轻言细语……琴声，涵妮，涵妮，琴声……交织着，重叠着，交织着，重叠着，交织着，重叠着，交织着，重叠着……

“哦，涵妮！”他咬着牙喊，用他整个烧灼着的心灵来喊。“哦，涵妮！”他一头撞在一个行人的身上，那人拉了他一把，咒骂着说：

“怎么了？喝醉了酒？”

他是喝了酒，但是他没醉，涵妮的影像如此清晰，他醉不了。涵妮，涵妮，涵妮……他走着，跌跌撞撞地走着，涵妮，涵妮，涵妮，涵妮，涵妮，涵妮，涵妮，涵妮……两道强烈的灯光对他直射了过来，刺痛了他的眼睛，一声尖锐的刹车声，他愕然地站住，瞪视着他面前的一辆计程车，那司机在叽哩咕噜的说些什么？他不知道。他脑子里只有琴声和涵妮。人群围了过来，有人拉住了他。

“送他去警察局，他喝醉了酒。”

这些人是做什么的？他挣脱了那人的掌握，冲开了人群，有人在喊，他开始奔跑，茫无目的地奔跑，没有意识地跑。

“抓住他，那个醉鬼！”

有人在嚷着，有人在追他，他拼命地跑，一片汽车喇叭声，警笛狂鸣，人声嘈杂，他冲开了面前拦阻的人群，琴声奏得好响，是一阵快拍子的乐章，匈牙利狂想曲，那

双小手忙碌地掠过了琴键，叮叮冬冬，叮叮冬冬的……他跑着，雨淋着，他满头的水，不知是雨还是汗，跑吧，跑吧，那琴声好响好响……

他撞在一堵墙上，眼前猛然涌起一团黑雾，遮住了他的视线，遮住了涵妮，他甩了甩头，甩不掉那团黑雾，他的脚软而无力，慢慢地倒了下去。人群包围了过来，有人在推他，他的面颊贴着湿而冷的地面，冰冰的，凉凉的，雨淋着他，却熄灭不了他心头那盆燃烧着的烈火。他的嘴唇碰着湿漉的地，睁开眼睛，他瞪视着地面那些水光和倒影，五彩缤纷的，七颜六色的，闪闪烁烁的。他想喊一句什么，张开嘴，他却是发出一声啜泣的低唤：

“涵妮！”

涵妮？涵妮在哪儿？象是有人给了他当头一棒，他挣扎着站了起来，惊慌地茫然四顾，这才又爆发出一声令人心魂俱碎的狂喊：

“涵——妮！”

2

一九六三年，夏天。

经过了验关，检查行李，核对护照各种繁复的手续，孟云楼终于走出了机场那间隔绝的检验室，跟随着推行李的小车，他从人堆里穿了出去，抬头看看，松山机场的大厅里到处都是人，形形色色的，闹哄哄的布满在每个角落里，显出一片拥挤而嘈杂的气象。这么多人中，没有一张熟识的面孔，没有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想想看，仅仅在一小时之前，他还被亲友们包围在启德机场，他那多愁善感的、软心肠的母亲竟哭得个唏哩哗啦，好象生离死别一般，父亲却一直皱着个眉头在旁边叫：

“这是怎么的？儿子不过是到台湾去念大学，寒假暑假都要回来的，又不是一去不回了，你这样哭个不停干嘛？总共只是一小时的飞行，你以为他是到月亮里去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”母亲仍然哭着说，“只是，这总是云楼长成二十岁以来，第一次离开家呀！”

“孩子总是要离开家到外面去闯的，你不能让他在家

里呆一辈子呀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”母亲还是哭个不停，“只是，只是——我舍不得呀！”

哎，母亲实在是个典型的母亲！那么多眼泪，使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站在母亲身边的妹妹云霓却一个劲儿地对他作鬼脸，在他耳边低低地说：

“记住帮我办手续，明年我和美萱都要去！”

美萱，她一直静静地站在一旁，带着个微微的笑。奇怪，两年的交往，他一直对美萱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情，但是，在这离别前的一刹那，他反而感到一份淡淡的离愁，或者，是由于她眼底那抹忧郁，那抹关怀，又或者，是因为离别的场合中，人的感情总是要脆弱一些。

“记住，去了之后要多写信回家，要用功念书，住在杨伯伯家要懂得礼貌，别给人家笑话！”

父亲严肃地叮嘱着，仿佛他是个三岁的孩子，他有些不耐。母亲的泪，父亲的叮嘱……这种局面让他觉得尴尬而难挨，因此，上了飞机，他反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。

而今，他站在台北的阳光之下了，九月的午盾，阳光灼热地曝晒着街道，闪烁得人睁不开眼睛来。他站在松山机场的门口，从口袋里摸出父亲写给他的，杨家的地址，仁爱路！仁爱路在何方？杨家是不是准备好了他的到来？他们真的象信中写的那么欢迎他吗？他有些怀疑，虽然每次杨伯伯到香港都住在他们家里，但那只是小住几天而已，不象他要在杨家长住。这个时代，“友情”似乎薄弱

得很，尽管杨伯伯古道热肠，那位从未谋面的杨伯伯又会怎样呢？收起了地址，他挺了挺背脊，别管他了！第一步：他要先到了杨家再说。

招手叫来了一辆计程车，他正准备把箱子搬进车中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忽然风驰电掣地驶了过来，车门立即开了，他一眼看见杨子明——杨伯伯——从车中跨了出来。同时，杨子明也看到了他，对他招了一下手，杨子明带着满脸真挚的喜悦，叫着说：

“云楼，幸好你还没走，我来晚了。”

“杨伯伯，”云楼弯了一下腰，高兴地笑着，他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有熟人来接他，总比要他在陌生的城市里找街道好些。“我没有想到您会来接我。”

“不来接你怎么行？你第一次来台北，又不认得路。”杨子明笑着说，拍拍云楼的肩膀，“你长高了，云楼，穿上西装完全是个大人样子了。”

“本来就是大人了嘛！”云楼笑着，奇怪所有的长辈，都要把晚辈当孩子看待。

“上车吧！”杨子明先打开了车子后面的行李厢，云楼把箱子放了进去，一面问：

“杨伯伯，您自己开车？”

“是的，”杨子明说，“你呢？会不会开？”

“我有国际驾驶执照，”云楼有点得意，“要不要我来开？”

“改天吧！等你把路认熟了之后。台北的交通最乱，

开车很难开。”

坐进了车子，杨子明向仁爱路的寓所驶去，云楼望着车窗外面，带着浓厚的兴趣，看着街道上那些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，板车、三轮车、脚踏车、摩托车……你简直计算不出来有多少种不同的车子，而且就这么彼此穿梭纵横地交驰着，怪不得杨子明说车子难开呢！抬头看看街道两边的建筑，和香港也大大不同，尤其车子开到新生南路以后，这儿居然林立着不少独门独院的小洋房，看样子，在台北住家要比在香港舒服得多呢！

杨子明一边驾驶着车子，一边暗暗地打量着坐在身边的年轻人，宽宽的额角，明朗的大眼睛，沉思起来象个哲人，而微笑起来却不脱稚气。孟振寰居然有这么个出色的儿子！他心头掠过一阵复杂的情绪，模糊地感到一层朦胧的不安，约他住在自己家里，这到底是智还是不智？

“爸爸妈妈好么？”他忽然想起这个早就该问的问题。

“你妈舍得你到台湾来？”

“嗨，哭得个一塌糊涂，”云楼不假思索地答复，许多时候，母亲的爱对孩子反而是一种拘束，但是，母亲们却很少能体会到这一点。“云霓说她明年也要来。”他接着说，完全忽略了自己的答话与杨子明的问话不符，他是经常这样心不在焉的。

“云霓么？”杨子明微笑地望着前面的街道。“明年来了，让她也住在我们家，我们房子大人少，不知多久没有听到过年轻人的笑闹之声了，你们都来，让我们家也热

闹热闹。”

“可是，您不是也有位小姐吗？”云楼看了他一眼，不经心地问。

“你是指涵妮？”杨子明的语气有些特别，眉头迅速地皱拢在一起，什么东西把他脸上的阳光全带走了？云楼有些讶异，自己说错了什么吗？“她是……”杨子明把下面的话咽住了，要现在告诉他吗？何必惊吓了刚来的客人？他轻咬了一下嘴唇，底下的话化为一声无声的叹息。车子转了个弯，驶进一条宽阔的巷子，停在一扇红漆的大门前面。

“我们到了。”杨子明按了按汽车喇叭。“你先进去，我把车子开进车房里去。”

孟云楼下了车，打量着那长长的围墙，和围墙上面伸出的榕树枝桠，看样子杨子明的生活必定十分富裕。大门开了，开门的是个十八、九岁，面目清秀的下女，杨子明在车内伸头喊：

“秀兰，把孟少爷带到客厅里坐，然后给我把车房门打开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秀兰答应着，孟云楼奇怪着台湾的称呼，佣人称男主人是“先生”而不是“老爷”。跟着秀兰，他来到一个占地颇广的花园里，园内有一条碎石子路通向房子，路的两边整齐地种着两排玫瑰，靠围墙边有着榕树和夹竹桃。在那幢二层楼阁的左侧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荷花池，荷花池上架着个红栏杆的小木桥，池边种植着几

棵柳树和木槿花。整个说起来，这花园的布置溶合了中式、西式和日式三种风格，倒也别有情调。沿着碎石子路，他走进了一间有落地大玻璃窗的客厅，垂着绿色的窗帘，迎面就是一层迷濛的绿。从大太阳下猛然走进这间绿荫荫的客厅，带给他一阵说不出的舒适与清凉。

绿，这间客厅一切的色调都是绿的，绿色的壁布，绿色的窗帘，绿色的沙发套，和绿色的靠垫、桌布。他带着几分惊讶，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他很少看到有人用单色调来布置房间，但是那份情调却是那样雅雅的，幽幽的，静静的。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，仿佛并不是置身在一间房间里，而是在绿树浓荫之中，或是什么绿色的海浪里，有那份沁人心脾的清凉。

那个名叫秀兰的下女已经退出了，室内很静，静得听不到丝毫声响。云楼正好用这段时间来打量这间房间。客厅里有个宽宽的楼梯直通楼上，栏杆是绿色为主，嵌着金色的雕花，楼梯下有一盆叫不出名字的植物，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，有座小巧玲珑的钢琴，上面罩着一块浅绿色的罩巾。上面还有个绿色灯罩的小台灯。台灯旁边有个细瓷花瓶，里面并没有插花，却插着几根长长的孔雀毛，孔雀羽毛也是绿色与金色的。

这一些布置何其太雅！云楼模糊地想着，雅得不杂一丝人间的烟火味，和香港家中的情调完全是两个世界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仅仅在一个多小时以前，他还在香港那杂乱嘈杂的家中，听那些亲友们杂乱烦嚣的叮嘱。

一声门响，杨子明走了进来；他身后紧跟着秀兰，手里拎着云楼那两口皮箱。云楼感到一阵赧然，他把皮箱已经忘到九霄云外了。

“秀兰，”杨子明吩咐着。“把孟少爷的箱子送到楼上给孟少爷准备的房间里去，同时请太太下来。”

“我来提箱子吧！”云楼慌忙站起来说，尽管秀兰是佣人，提箱子仍然应该是男孩子的工作。

“让她提吧，她提得动。”杨子明说，看看云楼。“你坐你的，到我家来不是作客，别拘束才好。”

云楼又坐下身子，杨子明点燃了一支香烟，抬头看看楼上，楼上静悄悄的，怎么回事？雅筠为什么不下来？是不知道他回来了？还是——他皱皱眉，扬着声音喊：

“雅筠！”

楼梯上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云楼本能地抬起头来，一个中年妇女正步下楼来，穿着件黑色的旗袍，头发松松地在脑后挽了一个髻，淡施脂粉，身段高而苗条。云楼不禁在心中暗暗地喝了一声彩，他知道这一定就是杨子明的太太，却不知道杨伯母如此高贵雅致，怪不得室内布置得这么清幽呢！

“雅筠，”杨子明说着，“你瞧，这就是孟振寰的儿子孟云楼！”

云楼又站起了身子，雅筠并没有招呼他，却很快地对杨子明抛了一个眼色，低低地说了句：

“轻声一点，才睡了。”